

抒怀

路边摊的暖意

新宁县井水龙学校 林怡静



路灯是瞌睡人的眼,黄澄澄地照着满地枯叶。街角那个麻辣烫摊子,腾起一团白茫茫的蒸汽,像一声温存的叹息,泊在冰冷的夜色里。

摊主陈嫂,五十来岁,沉默地守着一锅永远咕嘟着的赭红色汤底。那是她的魂,牛骨与香料经年累月地滚着,醇厚得能托住整个夜的重量。食材齐齐码在透亮的柜子里,翡翠般的青菜,玉片似的冬瓜,还有油润光亮的荤料。她的手极稳,夹起、落下、一余,盛进碗中,浇上汤头,再撒一撮翠绿的香菜末。

光顾的多是夜归人。满脸倦容的司机,喝口热汤,长长舒气,仿佛熨平了一整日的奔波;刚从写字楼出来的年轻人,西装

革履,却捧着碗蹲在路边,吃得额头沁汗,体面在真实的温暖前暂时缴械。还有像我一样,揣着无处安放的凉意,本能朝这点光亮走来的人。

陈嫂话不多,却记得许多人的习惯。递碗时总轻声附一句:“天冷,趁烫吃。”那暖意悄悄爬上来,将窗外无边的黑夜,推开了一点。

我吃得慢,喜欢看这小小“舞台”。一碗热汤下肚,人们僵硬的脸柔和了,话也多了。司机和年轻人聊两句路况,抱怨生计,又彼此宽慰地笑笑。这摊子像一座孤岛,收留着城市午夜尚未安息的灵魂,给他们片刻喘息。

去的次数多了,一天晚上终

于忍不住问:“陈嫂,天这么冷,怎么还出摊到这样晚?”她擦桌子的手顿了顿,目光望向锅上白汽,像望着很远的东西。半晌,才轻声说:“早些年是等上夜班的儿子,给他留口热的。后来……他去了南边,不回来了。”她低下头,继续擦拭已很洁净的桌面,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什么。“可这习惯,改不掉啦。总想着,这么深的夜,这么冷的风,街上走来的人,会不会也有一个,正盼着这么一口热汤呢?”

我没再说话。喉头有些哽。原来这摊子不眠的守候,这慷慨赠予陌生人的暖,源头竟是一份凝固的、无处投递的母爱。它不曾熄灭,转而煨热了整条街的寒风。

树茆,就是枯死的树桩和树根。小时候,每年冬天我们都要上山挖树茆,不是为根雕,只为烧火取暖。

那时乡下都烧柴火,冬日里做饭烧水、烤火取暖,全靠柴火。大人农忙,砍柴的担子就落在孩子们肩上。山村孩子,几乎没有没砍过柴的。

老家村后山岭连绵,灌木丛生。寒假一到,我们除了砍柴,就是挖树茆。树茆比一般柴火耐烧,尤其是栎树、柃木这类硬木树茆,烟少火旺,烧过的火炭红光熠熠,久久不灭,烤火不输木炭。

冬日的山岭叶落草枯,枯死的灌木树茆露在干草丛中,正是好挖的时候。挖树茆是力气活,我们年纪小,只能挑小些的挖。没戴手套,几天下来,满手不是冻伤就是划痕。爹娘心疼,我们却咬牙坚持。一个寒假挖的树茆,够烧一整个冬天。

挖树茆也要讲方法:哪些是硬木,哪些已枯朽,从哪下锄,遇到石头怎么办……年纪大些、有经验的哥哥总会帮着出主意。碰上难挖的,大家就一起上手,喊着号子,非把它挖出来不可。在这共同的劳作里,伙伴们的情谊越来越深,就连闹过别扭的,也在这热火朝天的忙活中和好如初。

寒冷的冬夜,一家人围坐火塘边,煨红薯、烤糍粑,听爷爷奶奶讲古。火塘里树茆烧得正旺,红光映着每个人的脸,温暖弥漫整个屋子。

如今,老家早已不用柴火,炊烟不再,火塘也成了记忆。可每逢冬日,围着电火取暖时,我总忍不住想起老家那塘火,想起那些曾为我们输送温暖的、沉默的树茆。

生活

地瓜往事

吴昆

冬风刺骨,穿巷而过。寒风里,却总有一股温暖的香气,在记忆深处弥漫——那是烤地瓜的味道。

儿时的冬日,街头常见卖烤地瓜的小贩。一辆旧三轮,一个铁皮烤炉,便是冬日最暖的风景。炉中炭火正旺,热气腾腾,几个胖乎乎的地瓜躺在那儿,慢慢烤得金黄软糯。

放学时,总被香气吸引过去。和小伙伴围在炉边,眼巴巴看着小贩翻动地瓜,不住咽口水。那时的烤地瓜,是简单却莫大的幸福。买一个捧在手心,热流传遍全身,冬寒仿佛尽散。

小心剥开焦脆的皮,露出金黄的内瓤。香甜扑鼻,咬一口,软糯绵甜,暖意从舌尖漫到心底。我们分食着,笑闹着,那是童年最美好的光景。

烤地瓜也是大人的慰藉。寒夜归途,闻到香气便不由驻足。买上一个,暖手,也暖心。一天的疲惫,仿佛随热气消散了。

记得有一年大雪,屋里炉火正暖。父亲从外头带回几个烤地瓜。香气瞬间满屋,一家人边吃边聊,回忆往事。那一刻,时光很慢,只有亲情与香气静静流淌。

如今,街头烤炉渐少,各色小吃琳琅满目。可那抹甜暖的香气,始终萦绕心间,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回响。

烤地瓜,不止是食物,它是冬日的暖意,是亲情的温度,也是一段时光里,最朴素绵长的怀想。

冬 意

印象



汤青/摄

感悟

冷暖各自知

中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欧荃

推开病房门时,胡大哥已侧躺着望向窗外。灰白的头发贴在枕上。我因腰椎问题入院,他则是右髌骨手术失败,第三次从县里转来市里。

手术当晚,他的呻吟被低低压在喉咙里。护士说理解,但止痛针不能多打。汗把枕头洇出深色的圆。直到医生松口推了一针,他才静下来。可那之前的漫长忍耐,每一分钟都摊在惨白的灯光下。

胡大哥73岁,家住偏远山村。儿女在外打工。这次女儿陪护,次日自己却也要手术。儿子匆匆赶来,术后便离开了。护工是儿子请的,一人看护多个病人。她搀扶时动作麻利,胡大哥忍不住“哎呦”一声。“知道知道。”她说,“手术哪有不痛的,多忍忍。”

我躺在一旁,听着那压抑的声响。他有时哑声问我:“痛不?”我说痛,但比你轻。他咧嘴干笑:“惯了。一个人忍过去,还得接着做事。”

这话轻飘飘的,落在我心里却很沉。想象他独自在乡间,跛着腿烧饭提水——那些我们称为“苦难”的,他只是日复一日“过着”。旁人说“知道”,却像隔着玻璃看,温度传不过去。

他能下地那天,撑着助行器一步一挪。身子歪着,精神却不垮。我仿佛看见他年轻时在山地挥锄的样子。如今老了,骨头朽了,盼头也磨成了“少给儿女添负担”。

夜里他自己起床,不要护工扶。颤巍巍挪到厕所又回来,喘

气粗重。“她们也要歇着。”他说,“能不麻烦人,就不麻烦。”我望着他缓慢躺下的背影,话堵在心头。

术后第七天他出院了。儿子拎回一大袋药,还有几十支防血栓针剂。我问谁给打针,儿子说他自己打。我怔住了,想象那双粗糙的手,如何将针尖扎进自己皮肉,日复一日。

他们走后,病房忽然空了。床位上似乎还留着他忍痛时的压痕,和他小心翼翼的安静。我们总说“感同身受”,可真正的“身受”又如何能“感同”?他的痛与窘,我至多瞥见一角。

唯愿他今后少些痛的时刻。愿针扎下去时,手能少颤一点。愿夜里翻身,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姿势。